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寓簡卷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諱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寓簡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寓簡十卷宋沈作喆撰作喆字明遠號寓山湖州人紹興五年進士以左奉議郎為江西漕司幹官據書中所敘當和議初成之時賜諸將田宅作喆為岳飛作謝表忤秦檜則似嘗在飛幕中又自稱嘗官維揚亦

不知為何官惟梅硐詩話記其官江西時作哀扇工詩忤漕帥魏道弼摺深文劾之坐奪三官後從人使金韓元吉贈之以詩有但如王粲賦從軍莫為班姬詠團扇句蓋指此事此書自序題甲午歲以長歷推之為孝宗淳熙元年乃放廢以後所作開卷一條即以古詩諷諫為説蓋由此也作喆與葉夢得相善然夢得之學宗王安石作喆之學則出於蘇

軾非惟才辯縱横與軾相似即非薄王安石

祗牾伊川程子以及談養生耽禪悦亦一一

皆軾之緒餘又為丞相沈該之從子該有易

小傳六卷作詰沿其家傳是書亦頗言易理

然所言與該頗殊其解帝乙歸妹以為人君

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頗為好異

其解卦終于未濟以為即道家所謂神轉不

回回則不轉釋家所謂不住無為不斷有為

亦竟以二氏詁經然其論乾鑿度太乙行九宮之法出於黄帝素問則能抉讖緯之本根論五行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不可闕一部堯夫皇極經世用揚雄之四數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為不合于古亦能判述數之牽合至于謂劉敞解春秋新作南門為僭天子其說本陸龜蒙兩觀銘謂子路結纓在獲麟之後二年公羊傳所記孔子之

言為安謂蘇軾解論語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證以韓愈圬者王承福傳知古本原如是謂楊雄之姓從才不從木楊修牋不應稱修家子雲謂柳宗元集柳州謝上表稱于頔在襄陽相留不知是時頔去襄陽已二年又有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不知禹錫遷同州時宗元没已十七年斷其出於偽託皆具有考據而掊擊王安石之尊楊雄在朱子綱目之

前尤為偉論作喆所著别有一書名已意第三卷論淮陰侯為治粟都尉一條註曰其詳見已意又云司馬氏許氏二夫人事予於已意既言之葢二書本相輔今已不傳又有寓林集三十卷亦久佚惟哀扇工歌全篇見周煇清波雜志中然詞殊不工此十卷中亦無一論詩之語知吟詠非其所長矣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寓簡原序

莊周氏疾夫世士之沈濁不可與莊語也則託意於荒唐謬悠之說以翫世滑稽而其文瓌瑋連犿諔詭可觀葢實無心於言也寓焉而已爾予屏居山中無與晤語有所記憶輒寓諸簡牘紛綸叢脞雖詼諧俚語無所不有而至言妙道間有存焉已而誦言之則欣然如見平生故人抵掌劇談一笑相樂也因名之曰寓簡聊以自娱庶幾漆園之無心抑有如惠子者或知其為無用之

用乎甲午夏寓山沈作喆序

欽定四庫全書

寓簡卷一

宋 沈作喆 撰

詩之作也其寓意深遠後之人莫能知其意之所在也因詩序而知之耳然則序其有功於詩矣予謂病夫詩者亦序之力也葢詩本以微言諫風託興於山川草木而勸諫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其旨甚幽其詞甚婉而其譏刺甚切使善人君子聞之固足以戒使夫暴虐無道者聞之不得執以為罪也是故言之而勿畏令

為之序者曉然使人之知其為其事而作也又知其切中於其所忌也故後世以詩而得罪者相屬是則序之過也夫石林曰詩序葢當時誦者得於師傳

周公作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舊勞於外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懷保小民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皆以不荒寧得壽考之福其後嗣王生則逸亦罔或克壽此萬世有國之明訓天人之至理也戴氏禮言文王疾武王夢帝與我九齡其言已

恠誕不可信而鄭氏又從而釋之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是勸辟王以安肆盤游惟耽樂之從而毀明主以寅畏自強為不足以引年也與無逸之旨得無戾乎

禮記注云説命三篇在尚書今亡又云君陳大誓甫刑髙宗之書皆亡葢未見全書之出也左氏所引亦多如此

尚書堯典宅西曰昧谷古作度西曰柳穀柳之言聚也

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而𠇍聚百穀也度音宅古文度與宅相近而誤鄭氏嘗見之

商曰祀周曰年而箕子陳洪範史載其言乃稱惟十有三祀葢以見箕子不為臣於周之意孔子不没其實以表為臣之大義也陶靖節所為詩自宋世但紀甲子不書年號亦此意也

君人者居極否之世能約己以厚下則否傾而為益矣居交泰之時或剥下以封上則泰過而為損矣在易之

否（坤下乾上）取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泰（乾下坤上）取下一爻而益其上非損乎雖益也（震下巽上）損下而益上斯為否矣雖損也（兑下艮上）損上而益下斯為泰矣益天下治忽之理不遠也戒在損益而已矣

誠者天地之心也人生而皆有之惑於事物陷於迷途是以蔽而不自見能復其自然之性則昭然著矣故易之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而次之以无妄誠之至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秉曰此脫文也當云

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葢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虚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虚之位然後揲蓍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為脱文而妄為之說謂所賴者五十殊無證據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此語尤誕且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終無非五十五數也予頃見石

林欲以所見咨稟遲疑不敢妄發先生曰子姑言之予曰秉言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是也其言用四十有九以為六虛之位則非也數始於一而終於五天以藏德運化妙其所以為數之始終而神其所以為用之消長者故虛一與五退藏於密祕而弗用則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是當其無而有大衍之用也此意恐是聖人千載不傳之奥旨石林喜曰如是如是

文王重易六爻八卦之為六十四自文王始也而大傳言包犧氏以來已有葢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之類何也葢聖人謂其爻像其物其得其卦如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其器也不然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葢取諸夬豈未有書契之前已有夬卦耶亦謂伏羲造書契得夬之義耳且如八純卦之象何曾先立乾坤艮震巽兌坎離之名而後始有天地雷風山澤水火之形哉仲尼論陽一君而二

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此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未重之前也至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則始有重爻之象六位之體既重之後也

帝乙歸妹者言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也高宗伐鬼方者言人君之德尊而可宗故能克陰慝也此前人之說可取

六籍脫簡闕文先儒強為之說如春秋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闕文也而傳以為甲戌之日死己丑之

日亡真可笑也易比諸經號為全書而行文脱字譌舛亦多矣釋者往往因陋而臆説如八卦之名皆以一字獨坎曰習坎葢習字上脱坎字也坎習坎猶曰井改邑不改井也同人于野亨上衍同人曰三字注疏謂特稱同人曰者表惟乾之所能行謬妄甚矣坤之用六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大字當作代音轉而然耳葢言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艮為指當作止亦以音同誤也大傳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子曰隼者禽弓矢者

器射之者人也然則解之爻詞當云公用弓矢射隼于高墉之上也不然何緣有弓矢者器四字哉能説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作能研諸慮衍二字也如此類甚衆至於説卦取象尤多脱誤不可不知也

元亨利貞四者天德也惟乾能備是四德以統天而行四時故文言析而言之若屯隨臨无妄革五卦亦云元亨利貞者不得與乾比也蓋屯以勿用有攸往隨以无咎臨以八月有凶无妄以匪正有眚革以悔亡繼元亨

利貞之下以明其不得專是四德也又屯之彖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臨之彖曰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革之彖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悔乃亡以明其各有所當非乾四德之比也乾止曰元亨利貞而已矣

陳瑩中嘗以邵康節説易講觧象數一皆屏絶質之於

劉器之嘗之曰易固經世之用若講觧象數一切屏絶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何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絶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予謂元城固為學易者説耳若至忘言之地象數固無用也况講觧乎

易之六爻數用九六先儒皆以謂九老陽也六老隂也君子欲抑隂而進陽故陽用極數而隂取其中焉耳隂

陽天道也豈人之所能抑而退之又豈人之所能强而進之哉其説皆不通葢天地之正數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止矣此生數也至於六則各有所配已非正數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數而不用成數故孔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夫參天則一三五是矣一與三與五非九而何兩地則二四是矣二與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義也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石林為予言如此

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予謂知字下必有脫簡三數字或脫一句既曰通乎晝夜之道又曰而知者不惟無義理又非聖人立言之法易雖全書然簡編殘缺處亦已多矣先儒或能言其一二

漢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杜田生令之俚諺謂白撰無所本者為杜田或曰杜園者語轉而然也豈當時亦譏何之易學師承無所自耶

易者至神之數吉凶之先兆使人見機而作避禍而自

求福也文王仲尼葢重易而繫之者也且於易之數知之逺矣宜能逺禍而安其身者然文王有拘羑之辱仲尼有畏匡之厄何也豈人之禍福吉凶自有定數存於冥冥之中雖聖與智不可得而逃耶若曰我知其在我者無悔而任其所謂在物者則夫易之道欲令人進退語默得其時無蹈患害果何預哉寘頑嚚凶目不掛六畫而名位充志富貴没身者又何哉聖人已矣後之志士仁人玩占知變窮易之道而困厄顛踣者多是也又

何哉吾不知其說也
唐人顧家深於易嘗言易更三聖猶夫三辰同麗太極
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方見天機神
友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机變通也無方鼎之支流
委輸于我其它細繹祖述三十有餘家鶩精于攟摭賈
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
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策訊之彖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
不可博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無取當其粗

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為極鈎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為運斤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為卦體物理為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内取諸身以彖焉得樞於㬎中迎數於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强名措説無地彼枯荎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予觀顧生之言蓋邃於易者惜其無著述傳世以盡見其所學獨禹錫載其言於誌中故表而出之

太乙九宫之數雖出緯書乾鑿度而傳於隂陽家者流

然其間微隱玄妙之理合於易與黄帝之書不可廢也太乙行九宫之法以九一三七為四方以二八四六為四隅而五奠位乎中宫經緯交絡無不得十五者而獨不見其所謂十者焉葢土寄主於四方不獨主時故不可以位命之也易之所謂叅伍以變錯綜其數是也黄帝曰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土數五水火木金皆以成數土獨以生數而不言十者土不獨居成數也又曰五運之復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

生也又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皆不言十焉嗚呼可謂妙矣易之坤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作易者其知之矣九宮之數葢出於此孰謂黄帝之書為出於戰國之偽而獨為豎家之用也哉月令言四時之數春曰八夏曰七秋曰九冬曰六皆舉成數而中央獨曰其數五揚雄為太玄亦以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兼具生成之數而五五為土言五五而不言十十葢不可名言也其法本於自然而發見於黄帝之

書與九宮之說漢儒欺世竊以為自得之學而學者不悟也

易之為書雖不可為典要然聖人大槩示人以陰陽柔剛消息盈虛之理進退存亡吉凶悔吝之義雖窮萬物之變要不失其正而已若夫至數之要神妙不測者聖人益難言之也後世之士不務守經合道而好論其變化渺茫不見涯涘廣著圖象遠徵億萬不可名言無所致詰之數以為自得之學致使俗儒妄議競為艱深之

說不知其常而曰我知其變不知其體而曰我知其用既以自欺又以欺世為害滋多且如五行之在天地間自開闢以來其相生相尅以為天地萬物四時之用其功與天地日月並矣卲堯夫非不知數然其說以謂天地有水火土石而已木生於土金生於石勿論也夫五物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其來久矣不可闕一也今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可乎又石豈不生於土乎如用卲說則黄帝岐伯之書與洪範九疇之大

法皆可廢也又可乎葢自漢京房焦贑之學流於駁雜而揚雄又以四為數其弊久矣要之守道篤志之士不當務多歧以迷大道尚奇說以叛正經若真積力久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之地固自得之於心豈肯形之於說況又非說之所能發明也昔釋氏有法常者得法于道一師或問常何所得常曰吾師教我以即心是佛或曰一師近日佛法又不同乃云非心非佛常曰此老惑亂於人未止也任汝非心非佛我但

即心即佛耳道一聞而肯之夫士之本無所得又無所守而隨世謬悠有不愧於法常者乎

陰陽之氣專則生化之理滅故至陽之中必有陰而至陰之中必有陽至其極則相生離為火而中畫陰也坎為水而中畫陽也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天地之至理也

易曰知幾其神此蓋聖人不言之妙而揚雄言先知其幾於神或問先知曰不知是真不知也子雲之自欺如

此

卦終於未濟何也天下之事無終窮也而道亦無盡也

若以既濟而終則萬法斷滅天人之道泯矣黄帝書所

謂神轉不回回則不轉浮屠所謂不住無為不斷有為

者是也

易者聖人所以究天人之際樂性命之理而忘其涉世

之憂患也

天下事有病獘難革思慮未至極力窮究姦竄隨生其

間忽有曉悟得其要害就以立法不惟救弊於一時而又可以通行於久遠如賈生分封諸侯王子弟是也事有徵而相類者國朝三歲發解進士率以秋季引試初無定日舉子姦計多占隣近戶籍至有三數處冒試者冀於多試之中必有一得以致爭訟紛然有司多端禁止率不能革紹興中或有建請令天下諸州科場並用八月一日鎖院十五日引試後期者勿問不勞施為無所煩擾而百年之弊一朝盡去更無巧僞可以破壞成

法者亦一奇也故天下事不可與爭爭而得後必有變靜聽而不爭至於無所受過患之地自然帖伏

寓簡卷一

寓簡卷二

宋 沈作喆 撰

冬日至陽之進也夏日至陰之進也故於文為㬱㬱者進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晉省文從便也萬物之成壊無鉅細皆有數存焉一塵之微一瞬之頃不差也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辯者昉之五世孫升

之以授鄭欽說乃悟卜宅者度葬之歲月日辰而識其墓地殆無一字閑設又毫釐不差也唐劉遵古大和中節度東川借人書千餘編忽一旦涪水大泛書盡濡溼方曝之得易一册題云上元歲閱此從玆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大水飄溺衡陽道士李德初云遵古名賓客示之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大和凡十三改號一人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然則萬物之不能逃於至數也久矣雖天地日月山河至於虛空冥冥

有不免焉而不聞大道者乃欲以智計力取分外之事豈不愚哉

物之成壞皆寓乎數知數者以數知之知道者以道知之物不能離乎數數不能離於道以數知之則通矣以道知之則玄矣聖人未嘗以是語人也可以語人者數而已矣戰國時多知數者如樗里子之徒是也

神宗皇帝御經筵時方講周官從容問面朝後市何義侍講官以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

如此上曰何必論隂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歎葢上已鄙厭王氏之學矣

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葢年一百八十餘歲矣獻其樂書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壽如此竇公亦異人也哉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偽作然自六國時已亡失不

完矣賓公所傳一章而已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諸儒
應募所作非全書也
禮記駁雜月令尤甚月令用夏正而車馬衣服之制皆
殷之舊也周制朝祀戎獵各以其事而月令乃以四時
為變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則出田邑而月令孟
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顧於立夏之日封諸侯周
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而月令孟冬命太史
釁龜筴蓋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

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此殆呂不韋賔客之所為耶周官府史胥徒府治藏史治書胥徒民給徭役者此令之後法也

中庸子思子之言猶可疑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和可也發而中節謂之中可也和順積中何喜怒哀樂之有有感而應焉無過不及也則謂之中而已矣而何以易之列子言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必喜皆不中也可謂知言

宣王不藉千畝子厚曰藉千畒禮之飾也若曰吾猶耕云耳不若時使節用則不勸而勸矣啓蟄得其耕時雨得其種苗之猥大得其耘實之堅好得其穫取之均以薄則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子沈子曰先王之為是禮也葢以身先天下驅以歸諸本不可廢也如宗元之言是聖王之典禮舉為無用也亡之可也男女居室足矣何必昏禮也加布其首足矣何必冠禮也仰天俯地而祭之足矣何必南北郊也飲食酧之足矣

何必禘祫蒸嘗也如是則夷狄而已矣左氏徵戰于千畝則誣矣

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皆以謂書不時劉原父曰非也南門者何天子之法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不務公室而僭天子之門制春秋常事不書今特書新作南門者罪魯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為得春秋之遺旨先儒之所不及可謂新意矣然予觀唐人陸龜蒙所著書有兩觀銘曰兩觀雉門實僭天子然則

原父之說龜蒙為先得之矣龜蒙自以為留心此道抉
摘微旨以南門之說觀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貢父春秋傳鄭伯克段克之者何戩之也戩之者何殺
之也葢本穀梁之說謂克者能殺也信此則京城太叔
已死於伐鄢之日矣而左氏繼之以太叔出奔共又至
於十一年鄭伯入許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
口於四方則是段未嘗死也不知何以云耳
左氏國語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將卑君之明兆

於衰矣柳子厚非之曰耳之於聲猶口之於味苟悅新味亦將卑乎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人之視聽好惡與夫嗜欲之反常者是固有卑亂死亡之理夫何譏焉又趙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后子曰趙孟將死矣非死必有大咎内傳亦云人主偷必死子厚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耳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固有常業也而墮偷弗務焉者非其聲色嗜欲之

浸淫神明之耄昏則其病蠱之潰攻精爽之消亡也其有不獲死乎且起居動靜語言之間雖一嚬一笑災祥見焉故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禮卜葢精神之所寓不可誣也

作史者務矜於文而遺背道理者甚衆如左氏載季孫行父之言曰舜有大功二十以為天子今行父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是行父欲積功以求舜之位也而可以

訓乎司馬遷載張釋之為廷尉治渭橋犯蹕者曰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是教人主果於殺戮寧廢法以快一時之忿而不使羣臣得以議論參決據法以爭也此皆為文之過如此類不可盡舉讀書者宜詳之

國朝六經之學蓋自賈文元倡之而劉原父兄弟經為最高王介甫之說立於學官舉天下之學者惟已之從而學者無所自發明葉石林始復究其淵源用心精確

而不爲異論也其爲春秋之說謂三傳猶獄詞三禮猶律令而春秋則一成而不可易者也士師省其詞審聽其曲直而殺罰輕重歸之於法吾無庸私焉吾於春秋求爲咎陶而已故其所著書名之曰春秋讞則其義也

爲春秋學者多異說而獲麟之解尤誕公羊傳稱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此尤失契勘按周敬王之三十九年魯哀公之十四年西狩獲麟是時子路未死也至明年冬衛蒯聵入衛

子路死之孔子為之覆醢安預先兩年孔子歎其死於獲麟之時乎此尤可笑也

春秋成公二十七年盟於宋衛石惡在焉公羊曰惡人之徒在是也且石惡名惡耳其行則未見其惡也今公羊以其名惡而遂詆為惡人可乎梁武目其臣云何遜不遜吳均不均吾得朱异則為異矣亦此類也

孔子謂兵可去以至於食可去而無信不立雖死不可去也孟子乃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必以暇日

乃修之是無瑕之日亦不瑕修也可乎

語曰鄙夫不可與事君也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東坡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予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古本必如此

顏氏子不改其樂世固莫能知之予處窮困飢寒迫切無可奈何知其無可奈何則安之而已雖欲改其樂又奚以為哉將愁苦慨歎而憂之耶憂無益於貧也不若

勿憂之為愈也顔氏子則既聞道矣予非知道者直無可奈何而已

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者是殆為常人言之若豪傑之士不如此也陋巷潛心草廬高卧氣未嘗屈也豈以宫居為哉採薇首陽茹芝商山體未嘗病也豈以食養為哉後世小人有身名俱泰之説者當自孟子發之惜哉

莊周謂死為南面王樂信也然是特為善人而貧賤死者言耳善人無愧於幽暗無累於神明安乎性命視死

生為一致一旦脫去形骸窮苦羈絆之憂而超消揺乎無人之境其樂無疑也若夫小人為不善而富貴死者一死之外更有陰禍天誅鬼責叢然而㰅至化為異物備極慘毒以償平生貪淫盜酷名位過分欺君賣友險愎害人暴殄天物之罪吾不知其何時而赦也救苦不暇尚何樂之有哉此理灼然無可疑者莊子自為已言之或為善人而貧賤死者言之則可耳莊子曰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斯足以語南面王樂矣

莊子之辯縱横無窮自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其詞雖叅差而諔詭可觀開闔萬變要不出於三言者為其遺物離人不為世利所縈雖連犿而無傷故獨超然不涉乎人道之患其滑稽自全夫孰得而測之哉觀葉公子高使齊一篇蓋托仲尼而揣摩事情則韓非說難之尤者辯過非而不得非之禍真一世之竒材也哉後之為縱横者蓋祖述周而不聞大道也足以死而已

神巫季咸知人之死生禍壽福夭若神壺丘子示之以地文而謂其將死示之以天壤而謂其更生示之以太冲莫眹未始出吾宗則茫然自失而走西天梵僧得慧眼他心通慧忠國師示之以西蜀天津皆不思而對其應如響至三問而莫知其所在師曰此野狐禪他心通安在二子其知道乎惟古至人精神之運與天地同流其綿密奥妙變化不常豈區區術數所能窺測哉

莊子之學貴清淨無競然魏武侯欲偃兵莊子乃曰偃

兵者造兵之本也佛氏之學貴智慧慈愛然陸亘為宣城守欲以智慧治民南泉師乃曰斯民塗炭矣孰謂佛老之教專尚虛無而遠於治道哉

列禦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葢圃田深悟性空真風之理諸器世間皆為風力所轉我反乘之周流亡礙孰知風之為我我之為空邪至漆園吏尤善言風其言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

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其言風之變略備矣自昔未之有也二子皆不為風力所轉者觀風之動而入於神二子可謂妙矣然未若瞿曇氏之與也佛

之言曰風性無體動靜不常汝甞整衣入於衆中則有
微風拂於人面此風為復出於衣中或從虛空生彼人
面若出衣中汝乃披風其衣飛揺應離汝體我今垂衣
風何所至不應衣中有藏風地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
因無拂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常滅滅風
可見滅空何狀若有生滅不名虛空汝常諦觀虛空寂
然不叅流動風自誰方鼓動來此風空性隔非和非合
汝曽不知如來藏中性風真空性空真風清净本然周

徧法界又云觀此世界及衆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轉我常觀界安立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此羣動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一世界内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我令洞察風力無依合十方佛傳一妙心嗚呼天下之至理唯聖人能言之而心悟至道有大辯才者亦能言之然相去遠矣列禦寇莊周之視瞿曇也夸雄曼衍則可觀矣孰若句句皆入妙理而極於聖處者乎若宋玉之賦則為文

章諷喻而已

列禦寇壺丘子九方歅皆善相而莊周氏傳其術周之言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又曰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此數語者相法盡矣

堯之命舜舜之命九官皆稱其已試之實效其初命者

則訓誡之近世之所謂制誥者自宰相至於從官御史郎曹館閣外任使者咸夸美過實若諛佞之為者一旦逐去詬駡又多溢惡非王言也

延州萊李子陶朱公魯仲連安期生浮丘伯商山四老人張子房梅福皆以功名儒學身富貴而得仙者非山澤臞儒之比也范蠡隱於五湖屢更其號最後稱海濱漁父為孔安國之師安國服鉛丹壽三百歲云

寓簡卷二

寓簡卷三

宋　沈作喆　撰

讀史者但知武紀封禪書為譏也不知子長贊文帝漢興四十餘載德至盛廩廩鄉改正服封禪謙讓未成於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禪則為不仁矣此葢子長之微意也

漢淮陰侯歸漢漢以為治粟都尉按秦官有治粟內史高帝因之元年執盾襄為此官至武帝時始有搜粟都

尉以為軍官耳治粟葢誤也其詳見已意

永叔集古錄有漢繁陽令楊君碑云君叔父太尉東莞委榮輕舉吏民守闕上書運米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永叔云出米乞令前史所無予謂免寛為左内史以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者擔負輸租繈屬不絶課更以最亦運來乞賢令之比也

孝文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三歲失明父母教之琴能為雅聲雖老不廢忘然則竇公

自少鼓琴一百六十餘年而平生未嘗識琴之形也雖曰工之尃不以別拔分其心亦可謂得其妙而忘其粗矣陶元亮蓄素琴無絃玩其質而遺其聲益聲形兩忘矣

漢霍光廢昌邑立公孫唐臨淄王誅韋氏平内難既成謀而楊敞鍾紹京畏怯中悔幾敗大事賴敞夫人司馬氏紹京夫人許氏敦勸極諌以固其意然後大謀堅定可謂烈婦勝大丈夫矣本朝宣和間用兵燕雲厚賦天

下緡錢督責極嚴峻民無貧富俱被害時有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之妻劉氏寡居以廉節自守二子皆幼其家積錢數十屋殆不可以百鉅萬計一日劉氏謂其老與二子曰吾聞君子之貴於多財謂其積而能散也謂其能賙卹貧困也謂其能助國家濟大事也今國家用兵日費千金而供軍不辦賦斂及下戸無所從出期會廹促刑法甚慘吾家居此數世名錢無紀極堆置屋中坐視鄉黨隣里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宴然漫不省

於我安乎富者怨之府專利者禍之所歸也為義之勇在今日矣遂相與謀請於縣官願以私錢一百萬緡獻納以免下戶之輸葢空其積錢之屋十餘間而後能充其數一郡數縣之官吏得逭於簡書而其編戶民得免於流亡溘死者劉氏之德也其知識之髙賢於王濬冲郗方回遠矣故予為著其事於司馬氏許氏二夫人之後云二夫人之事予於已意既言之矣

楊脩牋云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强作一書悔其少作子

按楊震宏農華陰人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為漢三公彪實生修而楊子雲自序云五世傳一子雄無它楊於蜀而雄又無子益子雲鄉里姓氏為蜀之揚非華陰之楊也脩乃謂其家子雲何哉高祖曰婁者劉也殆類是夫雄之揚從才脩之楊從木

魏文帝著典論謂世稱火鼠毛為布垢則火浣如新者妄也火無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間至明帝世外國乃有奉此布來貢獻者遂急刊前論人皆笑之然此事前

古已嘗有之列禦寇書云周穆王征西戎戎獻錕鋙劒火浣之布垢則投之火出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也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誣理也哉曹丕獨不知此乎天地之間萬物之詭怪非常變化無窮何所不有而欲以區區一己之見斷其所無者狹陋甚矣爾雅十鼅其一曰火鼅郭璞云猶火鼠也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也信哉

曹公初作相國府門始布榱桷自往觀之使人題門作

活字便去人皆不曉主簿楊脩曰門中活闊字也相國嫌門大耳即少損焉唐相賈耽鎮滑臺鑿八角井以鎮黄河既成有父老來觀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耽聞之曰是言吾井太大也曹公與父老善為隱語而楊賈能辯之亦奇矣凡門戶之制自有尺寸隂陽而吉凶係焉凡鑿井大不可復小猶斲木然小不可復大也塑像之法目與口先必小小可增也耳鼻先當大大可損也

晉明帝問謝鯤君何如庾亮鯤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問周顗君何如亮顗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顧劭問龐統曰子名知人吾與子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畧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有人論阮裕曰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孫興公論劉真長曰清蔚簡令王仲祖曰温潤恬和桓温

曰高爽邁出謝仁祖曰清易令達阮思曠曰弘潤通長袁羊曰洮洮清便殷洪遠曰遠有致思若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強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甚矣晉人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標致也吾夫子所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諸子之謂乎葢其端起於東漢之末甘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造為語

言以相名目其弊至於黨與相攻訖成禍亂不可不戒其初也

晋人雅尚玄遠宜於世情澹薄今觀其書尺感歎睽離極於凄悵沈思纒綿不能自已至有自新婦毋子去寂寞難言之語所謂玄遠淡泊者得無妄乎大率晋人以心跡不相關為自解免此最是其膏肓也

謝東山雅意在江海王會稽頋游蜀都登汶嶺峩眉二人終以不遂其志為沒身之恨此皆無競之地非争奪

者之所垂涎也而猶不果況功名之會衆所奔輳指日怨忌而相窺陷者禍胎危機也而好進之士血指汗顔欲以奇謀襲取之是果有得以債其願乎駭機忽發吾為之懼矣

庾亮夏月料事王導謂正暑可小簡之亮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陋哉斯言也茂弘經營開國正以簡靜寛大得人心耳漢曹相國之遺法也而亮區區以簿書期會望之謬矣

司馬昭稱阮嗣宗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謹世皆以昭為知嗣宗者非也昭方圖魏惡人之知其微也故為此語以諷在位使不敢言耳大率姦臣擅國皆深畏天下士議論長短發其機謀古今一律可監戒也

石崇殺巨商取其財晚以仇怨誅死猶未足以償其罪固無可言者然崇方盛時園囿有金谷之勝姬侍有綠珠之貞賓客有安仁之美而又自能為文章如思歸引

深得楚人意韻天之所賦有奇偏而不均者崇又何幸耶適足以殺其身而已
桓温入洛屬望中原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自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怒曰昔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常牛引重致遠曽不及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莫不稱快四座驚駭王僧達好畋獵何尚之致仕後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至僧達曰願郎

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無處去已復來尚之失色桓温狼暴僧達凉德至以畜獸比人所謂亡道之人不可與久處者邪

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予讀而悲之曰使崇而果知是理也豈復有白首同歸之禍哉

樂廣善清言能命意而文筆非所優潘岳能為文而不工於立意太叔廣詞令辯給摯虞不能抗而仲治著書

又非李思所及也安仁取彥輔之意為作讓河南尹表遂成妙製可謂善用所短摯與太叔爭名更相鄙誚可謂不善用所長

宋王晏既導齊明帝得位權勢薫灼而從弟思遠獨勸令引決保全門戶晏笑曰方食粥未暇此事退又歎曰天下人有勸人死者耶已而及禍嗚呼思遠可謂達識先見之士矣唐白樂天稱皇甫鏞云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權附麗者衆公獨超然貴介之勢不能及及仲得罪

從而緣坐者亦衆公獨皦然骨肉之親不能累所謂公之仲者蓋鑄也當鑄在憲宗朝用事時鏞自請以散官自東宮庶子至少保分務洛京者二十有五年嗚呼若鏞者亦可謂有遠畧者二子免於晏鑄之禍宜哉

諸葛長民云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蹈危機沈慶之亦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長民貪侈於危疑之中不知防患身死人手慶之功名忠節為一代宗臣八十之年而卒為狂童所殺富者怨之府貴者禍之門也貧賤

自足樂何為不可居若富貴儻來不得而拒亦必有道以處之何必至於危機難守之地哉

齊高帝置酒設蓴膾崔神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沈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閼魯衛然則千里蓋吳中地名前人以比末下鹽豉皆地名無疑也

齊梁間山陰隱者孔祐至行通神嘗於四明山谷中見積錢數百斛視之如瓦石樵人競取入手即成沙礫覩此事可以知命分之所當得者不求而自至其所不當

得一毫不可取也不貪夜識金銀氣者祐之謂耶人言造物者好戲人非也蓋以警世也

魏太武太平真君四年詔功臣勲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宴享論道陳謨不宜復煩以劇職此亦光武保全功臣之意也惜乎佛貍性忍勲舊之不得自全者衆此其所以不終歟

梁徐勉表上所修五禮云具列聖旨為不刊之典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為文鄙拙乃至此甚可笑也

予觀本朝自建隆以來凡有删修勑書進表具載新書之前皆典麗凝重而宣政間文彩尤勝至於郊祀禮儀稱慶功徳制詔赦宥之文事關國體者尤為可觀葢文明之世也

隋將虞孝仁性奢靡從伐遼以駱駞負凾盛水養魚充庖本朝宰相丁謂從東封用水匣養魚載以大車毎擊鮮斫鱠孝仁以誣告被誅謂坐姦謀謫徙亦以侈欲故耶

唐文皇帝未建義時嘗飲酒醉卧劉文靜家文靜坐樓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家人共見極驚駭太宗睡覺謂文靜曰醉中渴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靜視其體猶溼也明皇帝微時嘗卧洛陽令崔日知宅日知見有大虵在藤花架上食花幾盡既覺謂日知曰夢中飢甚食藤花甚美本朝太祖皇帝微時游洛中入長壽寺枕佛殿石礎以睡寺僧見有赤虵文彩甚異隨息出

入帝鼻中心異之帝既覺偕問帝所往因獻錢帛騎乘等上方貧得以為資往見柴太尉於澶州即周世宗也自此立功業以至受天命焉夫帝王之興豈偶然哉神龍蓋人主之象也

史氏書事之法為其事關大體則書之至於宰相謨明弼諧尤當記其大者遠者若馬周鼕鼕鼓特一村縣尉之職爾何足書

魏鄭公為相有二典事注官公偃息窻下典事不知竊

語窻外甲曰官職總由此公耳乙曰由天耳鄭公微聞之戲召甲令持帋封小紙與侍郎俾即注官甲初不知所以出門心痛不能行反託乙持往乙就便引注既還甲心痛自愈而鄭公甚駭焉裴光庭典選合薦銓吏一人出官令史麹思明以次當得而畧不自言問其故曰某明年方當得官故不言也請書其事封泥省壁至則驗之久之上幸温泉見白鹿昇天即改會昌為昭應縣光庭特注思明昭應尉意其不預知有此新邑欲以破

其言也發壁視書無差焉夫一典事一尉至微也而有定命存焉不可以人力致也况其至富極貴名器之重而可以妄取乎

寓簡卷三

寓簡卷四

宋 沈作喆 撰

韓退之讀鶡冠子為是正訛謬數十字云十有六篇今其書乃十有八篇不可考鶡冠子者楚人居山中其著書本黃老近刑名家好論兵詞旨刻劘而切礉使其得志而為政於一國成功當不下公孫鞅為禍亦恐未讓也而愈謂使援其道施之國家功德豈少云者吾弗信之矣抑韓子好奇之過也龎煖師事鶡冠子而不傳其

姓名班固云煖爲燕將師古音許遠切

韓退之言萬物不得其平則鳴若蚯蚓者其材質亦可以自知矣食后土而飲黄泉於其分已過更有何事不平而如此終夜長鳴不肯休耶抑自樂其過分耶

韓退之謂高閑上人浮屠氏一死生觧外膠其爲心泊乎無所起其於世澹乎無所嗜予謂果能爾則是顔氏子也而何闢於佛乎

退之力去陳言如子孫之祥等語尚或有之

三川皆震子厚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陽者氣而游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止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鬭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與我設子沈子曰子厚之學謂天人為不相知茫乎昧乎治亂善惡無所主災祥為不足畏也是使有國者逆天而慢神為惡而弗知懼也日月星辰之行悖於上山川崩竭於下陰陽之氣謬戾於其間而曰吾弗預知也彼形而然耳彼氣而然耳治亂非所感也是賊夫君者也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子厚曰凡言盛德之及後嗣者皆勿取子沈子曰若是則為善者何以勸矣夫為善者之不幸而不昌其身也則子孫猶有望焉世之知是理之不誣也故中人之可與為善者競於為善矣夫孰不願其子與孫之盛大耶不然則盛德百世祀與積善餘慶者非耶

柳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謝上表云去年蒙恩追召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與臣有舊見臣暑月

在道相留就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予按于頔在鎮跋扈日久元和三年聞憲宗英武懼而入朝九月拜司空至八年二月頔以罪貶為恩王傅而子厚詔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頔之去襄陽久矣豈得留子厚假職名哉且謝上表不應言及此文理不倫定知其偽也又有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予按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柳州而禹錫至文宗朝大和九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死十七年矣安得尚為夢得作表其文卑弱

僞作顯然而編摹者踈謬不能删去讀其書者亦不復發擿可歎也賔客集中自有同州刺史兼長春宫使謝表甚善子厚集中又有上大理崔卿啓等亦塵俗凡陋非子厚文

柳子厚自言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晋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甞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予初謂不然不敢信也及遍觀古法書或真蹟或石刻真蹟寡矣年

歳久遠人間殆不復見其僅存者皆歸御府但追想其筆勢飛動精神發越耳石刻無生動意然典型具在遺法賴以不泯亦可以論其世也予因以稽考筆法淵源自其曾髙至於昆仍雲來信乎其體變隨時有漸雖古今特異然流派不相離也又以知學問不專聞見不博孰見其有所得也哉

李太白云予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游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者十餘年夫人之教

其子必先之以詩禮所以防閑其邪心使之可以言可以立動遵於法訓乃可責以成人之事耳白方幼穉而其父首誨以靡麗放曠之詞然則白之狂逸不羈蓋亦庭訓之所致也

郭元振十六歲入大學一日家送錢四十萬出見衣衰服泣且行者問之親未葬也盡以車中錢與之裴寛罷郡守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竒之舉一舡金帛盡與之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元

振寬固是一時英傑其氣量倜特視數十萬金帛捐以與人真微物耳貴在所與得其人耳建封倨然受之若所素有畧無愧謝之色尤為雄偉其器度可想見也恨不知元振所與者為何似人亦必不凡惜名氏不傳耳因觀劉中山集見有任同州刺史日謝表云伏奉制書以當州連年水旱特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并賜粟麥六萬石仰長吏逐急濟用不得非時量有抽斂於百姓者又表云敕牒度支奏諸道節度觀察使及州府借便

省司錢物斛斗等數内同州欠三萬六千二十三貫台並放免按夢得以大和九年至同州明年改元開成此表皆開成初也唐至開成已為季世然朝廷州縣猶有憂民之心其所施惠寬貸以予民者一同州至緡錢粟斗以數萬計合諸道亡慮數十百萬猶賢於後世當民力困弊室無藋藏之時剥膚次骨盡其膏血而曽不之恤者有間矣

唐于公異為李西平作収京城露布云肅清宫禁祗謁

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為工而不知其所自先
是傅季友為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
為墟宮廟頹毀鐘簴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詔曰幽青
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巽蓋出此也近
世陳履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
渤澥波濤不驚信為奇偉然韓退之先云折木天街星
宿清潤北嶽医閭神鬼受職子固亦淵源於此耳世間
好語往往壞於相似前輩要作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

當反累正氣為文務大體又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遠為佳耳

唐盧氏雜說論當時詔勑褒貶之言王公卿士始褒則謂其圭璋特達善無可加貶責則曰以斗筲下材罪不容責同為一士之行共為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何以取信天下此語甚當近世居綸綍之任者則又甚焉廢格公議觀望時情迎合上心取快私意朝伯夷而夕盜跖甚可笑也楊庭數號訓飭百官既

無華國之文又失代言之體漢人所謂一尊之身三棊之間乍賢乍佞者視今豈不信然哉

孟子曰得志澤加於民夫仕宦惟澤加於民乃為得志耳故富貴得志為難位卿相祿萬鍾而志不得行焉則亦何樂乎富且貴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欲得吾志無所往而不遂者惟隱居為可耳

劉向得枕中鴻寶祕書意必得仙者天祿閣所見黃衣老人吹青藜論洪範蓋太一之精也仙傳所記劉政服

未央丸仙去其必信矣子政博極羣書其事君忠實懇悃恬於勢利有難進易退之操固有得仙之資矣

揚雄無子明白而王逸少問蜀都帖云聞譙周有孫不知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似誤問也意者好賢之心欲其有後耶君平相如其後亦不復見可為之歎息也

揚子雲作符命顯是黎喪大節夫復何言而後之儒者巧為曲說欲以救拭解免其惡是教人臣為不忠也時

人為之説曰爰寂寞自投閣爰清浄作符命蓋取其語而反之言寂寞顛投閣清浄顛爲符命耶譏其反道敗德身為亂階而盗寂静之虚名耳

八月既望江濤漬湧屹如雪山傾動地軸唯餘杭郡當其衝實天下壯觀也枚乘七發言江水逆流海水上潮所駕軼者所擢抜者所揚汨者所温汾者所滌乞者郵然足駭波涌雲亂如三軍之騰裝鴐皷龍從太白蹈壁衝津横奔似雷行弭節伍子之山聲如雷鼓其狀似矣

此真浙江之濤也然乘乃以謂觀乎廣陵之曲江何哉廣陵之曲江則今之揚子江是也揚子乃暗潮無潮頭也不然廣陵安得伍子之山哉

自昔文章之言水者如七發上林玄虛等皆詠奇雄武神變非常其狀甚偉獨有未言火者韓退之乃作陸渾山詩極於詭怪讀之便如行火所燃欝攸衝噴其色絳天阿房欲灰而回禄煽之然不見造化之理未可與語性空真火之妙也

楚詞惜誓一章超逸絕塵氣象曠遠真賈生所作無疑
招隱士一章奇險獨出恨不知小山為誰氏深惜之漢
武愛離騷而淮南作傳抑亦小山之文也嚴忌哀時命
乃在屈宋師弟子之間自餘如脫故着新勿復論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怪韓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
閎雄毅子厚又不及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其淵源自出蓋本列子蒲且子
之說釣也

章聖東封衛兵在行者每遇雨當給賜䅗錢為緡錢十餘萬上恐寡備以問近臣莫知所對三司使丁謂進曰此易爾扈從之士披帶已重若有支賜難于負致宜令殿帥曹璨於行營置便領一司喻與諸軍每遇支賜路中無用各與頭子令於住營去處家人如數請領在縣官无輦運之費在軍事無將負之勞又其家得以濟用甚安人心上喜敕曹璨問諸軍皆欣然曰聖恩慮及此甚幸謂雖姦貪然智計之敏可稱也

仁宗初即位章獻明肅皇后垂簾一夕大内火宫門晨未啓輔臣請對上與太后御拱宸門樓百官拜樓下申公獨立不肯拜曰昔者禁掖不戒于火中外震動願一見上乃敢拜詔為舉簾見之廷中聳然稱歎皆曰此真宰相器也

神宗朝王文恪公陶為御史中丞論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班至詆為跋扈韓公力請去位王公亦出為郡或謂王公之語太過予以為尊君重朝廷固當防微杜漸

如此使為宰相者人人皆忠賢如魏公雖不押常朝班未為過也不幸而有懷姦藏禍之臣廢法而逼上則將有御史拜彈之所不能止者矣抑春秋之義責備於賢者如魏公名徳之重葢可以責備矣王公待之不輕也予從其家得其申中書狀尚可以想見其風釆今為載之狀云朝廷之儀本乎極辯御史之職主乃繩愆况文徳者天子之正衙宰臣者庶寮之表帥間緣多故遂闕立班近者臺司檢坐敕文兩有申請伏蒙相公意似開

允欲赴輒停今又數朝依舊空報當久廢之時則止是因循而有失暨申明之後則遂成故意以不恭有司義在守官君子愛人以德朝廷新立詎可忽諸矧相公晏退私門禮接賔客將迎謙屈未始憚勞豈可趨奉朝儀反有難易尊君接下輕重不侔謹三請以盡誠幸再思而服義人言可畏風憲難私伏望自明日常朝每日依敕文輪赴文德殿立班所貴大臣有謹法之名憲府無瘝官之罪

熙寧新法行所遣使者皆新進専謀功利見事風生州
縣殆不可為矣卲堯夫居洛中其故舊門人仕於四方
者皆欲投檄去以書求教於堯夫堯夫曰今日正是仁
人君子所當盡心之時新法固嚴若於嚴容之中能寛
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徒去何益晁美叔為常平使
者東坡報書亦云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
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力行寛大之政少紓吏民於
網羅中亦所益不少向聞吾兄議此多與時輩不合今

親其事必有可觀者矣嗚呼二君子之言皆有委曲救時弊卹斯民之心不以去其位為高不以親其事為嫌其言若出一人也當此時朝廷力行新政威福在已天下士從風而靡其不撓節叛而歸之者幾希矣美叔議論不合固賢士其餘不忍行法害民投劾欲去亦豈不可嘉也哉然所以可嘉止於不為新法而已於天下未有所補也

本朝紹聖初黨禍起名臣正士一時竄逐殆盡章子厚

用林希子中為中書舍人行諸公責詞極力詆毀出於一手殆若專門名家者子中在元祐不得用在外久為庶官有棲遲之歎子厚為相使人謂曰欲相用為三字能無異議者二府可得也子中欣然從之故謫官制告皆西漢文章蓋得意語也自呂汲公而下著為一集又敕牓朝堂及制科策御題附載今存噫嘻不可泯矣

欽定四庫全書

寓簡卷五

宋　沈作喆　撰

國都莫如長安自石晉西失靈武北失幽燕則秦地被邊故國朝因五季都汴滎澤索水黄河所匯流以入汴汴地形最卑本非國都是以范文正公建議修洛陽朝廷重遷不能從也

古來黄河由滑入鄆以都汴故欲大名等處在河之内故穿新河河失故道為害尤大自中原失守河渠皆已

遷徙或堙廢國家恢復中原而汴京亦不可復建都矣當治秦中洛陽如東西京耳

國朝舊制御史闕員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雜迭舉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員舉者未上一日内出尚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吕大防姓名用之二人者一時名臣後皆以道德功業為賢宰相天下稱之曰汲公曰忠宣英宗自小官一舉而得之可謂知人也哉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曰彫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後無復有高妙之作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貞觀之後至貞元元和巳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丘明馬遷者有傳道行教如孟軻揚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轢顏謝詆訶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晋公皆負王佐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騰聲稱韓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

古者也尚鬼意彫琢曲盡其妙持文衡者豈不知詩賦不如策問之近古也蓋策問之目不過禮樂刑政兵戎賦輿歲時災祥吏治得失可以備擬可以蔓衍故汗漫而難校洪涊而少工詞多陳熟理無適莫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破巨題期於百中壓強韻示有餘地驅駕典故混然無跡引用經籍若已有之詠輕近之物則託意雅重命詞峻整述朴素之事則立言遒麗析理明白其或氣焰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繪交錯而體

不卑弱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物瑞則雲日之華相照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植之深淺贖其搆思可以見器業之小大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艷洞詩人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其論作賦之工如此非過也

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謚號陵名相犯本朝熙寧崇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文臣不學之過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於廳壁蘇子容為謝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故事朝殿惟起居郎舍人得直前奏事徽宗朝政和間嘗因政府議事久上休倦欲興而史官直前不得已强留聽之所言非切務也上不樂居無何京師大水李綱為起居舍人袖疏欲論災異知閤朱孝莊竊知而沮奏

之宰相退綱欲前上忽宣諭曰李綱與外任奏不得上自此直前奏事幾廢矣予覯唐德宗朝髙弘本正牙奏事而所論但逋欠耳德宗怒遂詔罷正牙奏事議者謂正牙奏事武德以來不敢輕改所以講政事達羣情弘本言謭黙之可也不當因人而毀舊法李綱之罷無有以弘本之事諫者惜哉

紹興初宗人必先與求為中執法予既冠游學在所必先問予曰御史風聞言事風聞二字有據乎予曰王導

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又元魏武泰中御史中尉奏請取内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虛實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言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豈有移一省之事自考差殊如此求過誰堪其罪事遂不行又梁書侍御史虞𦟝奏風聞豫章内史伏暅怨望事又廷尉卿袁翻奏曾染風聞者悉不

斷理風聞二字茲可據乎恐淺學未之盡也于時言事者傷煩碎失體冥搜隱惡往往失實故予及之必先稍覺予意因曰既得風聞所據又戢良箴予蓋吾宗忘年友也

國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王沂公為相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章聖皇帝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沂公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舊制按問欲舉如鬬殺刼殺鬬與刼

為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故不可減而法官許遵奏讞阿雲減死蘇子由雖言其非是然嘗曰遵議雖非而要能活人吾議則是而要能殺人予意亦難改之嗚呼君子重於用法或不難於犯顏以救議刑之失或不嫌於屈法以廣好生之恩如二人者可謂合於罪疑從去之理者矣子由又言遵子孫皆顯官郎中剌史十餘人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之矣然則深文好殺陷人於死者揆諸天理可不畏哉

國朝天雄軍豪家舠茭亘野時誘姦人穴官堤爲弊咸
平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
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爲姦安
豐芍陂孫叔敖所剏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歲多
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
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完築
自是無盜決者此二事正如用兵所謂伐謀攻其所必
救者其權智可喜也世之言政術豈虛也哉

富鄭公為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如干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黄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為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濶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厚其為師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索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

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深文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用多得賢能之士文正公真一世英傑也石林嘗為予言之

范文正公微時嘗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為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黄帝書深究醫家奥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既仕進顯貴入為執政大臣出為大帥其謀謨經畫所活多矣於醫則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觀東晋

殷浩妙解脈法嘗有給使叩頭祈死詰問久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歲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診視便有生理退就屠戮無恨浩為按脈處方二劑便愈於是悉焚經方嗚呼浩功名大謬幸有絶藝可以起死而深諱其事反以能活人爲慙悔自苑公視之浩可謂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強為其不能宜其敗也

韓魏公在中書同列議養兵之弊無術以革之魏公沉思良久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勢不可廢非但不

可廢然自有利民處不少古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夫婦長有生死别離之憂論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詩中石壕吏一首讀之殆可悲泣調兵之害乃至此今収拾一切強悍無頼游手之徒養之以為官兵絶其出沒閭巷嘯聚作過擾民之患良民雖税賦頗重亦已久而安之樂輸無甚苦也而得終身保其骨肉相聚之樂此豈非其所願哉予謂天下事有古今利害不同者如魏公之言可謂盡變通之道矣

治道無古今治之迹固不可泥也

楊文公危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仇讎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以邪說進者意欲扳公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幸大臣沮心切銜之竟以事中公逐之

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駡靳侮

畧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為楊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為矯虔庸惰之習也闢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劉元城器之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一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頤為説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温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歎息久之然則非特東坡不與雖温公亦不與也

東坡謂樂天草張平叔戶部侍郎度支制誥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又退之所議平叔鹽法至爲劃剝意其人必小人也予觀柳氏家訓載公綽爲御史中丞時張平叔以傥倖承寵一夕罪發鞫于憲府吏引曰張侍郎公叱曰贓吏豈可呼官命復引曰囚張平叔竊竟盜官錢四十萬緡然則平叔之爲小人有顯狀矣

司馬君實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搢帶去朝服則衣之謂邵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雍爲今人當服

今時衣耳君實嘆其言有理而合於通變之義也近時有士大夫好為怪服號曰唐妝予謂稽古不至秦漢以上固已淺矣而况於唐乎

邵伯温言洛陽有老人曰黨翁者賣藥水南北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嘗為兵經事柴太宗有放停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在按清泰至元豐一百五十年黨翁在清泰時已為兵則已不下三十歲矣計其壽當一百

八十餘歲而不知其所終豈非異人也哉漢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亦年一百八十餘歲獻其樂書自言能鼓琴導引吾意二人皆得道長生者歟安得復見之哉

司馬溫公主差役之法雖其門下士如范忠宣亦未以為便也東坡議如忠宣溫公不聽至與東坡幾不相樂又意在必行限止五日時姦臣蔡京知開封府迎合溫公意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

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嗚呼任用小人而欲法之必行如商君者王介甫之術也而温公以道德居相位亦效尤何哉東坡以刺義勇事謂不容其一言責之當矣

張安道自禁林謫守滁州暇日游琅邪精舍恍然者記前生使人登佛屋梁間獲經函發視即佛語心品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夙障氷解樂全蓋琅邪山僧後身也元豐中東坡謫居黄州子由亦遷高安時雲菴

師居洞山嘗夢與子由偕出近郊云迓五祖戒禪師覺而與之遅明以語子由語未既而蜀僧聰禪來曰我夜夢吾三人同迎戒和尚此何祥也子由大駭嘆曰世葢有同夢者耶與二士俱行二十餘里而東坡至然則東坡前身真戒禪師也許詢與沙門曇彦同建浮圖未成而詢云彦長年及見詢後身為岳陽王鎮越州彦呼之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登彦乃以三昧力加被王怳然寤前身逆史言袁滋微

時居復州青溪山因賣藥得見異人目滋曰此人大似

西華坐禪和尚屈指亡來四十七年矣問滋以年適四

十七矣明皇雜錄載房琯為盧氏宰與邢和璞閑步遇

一廢佛宇坐松竹下以杖扣地發之得婁師德與永公

書數紙房沈思記永公為前身也三事與樂全東坡相

類人生豈偶然哉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對長為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

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子試弘辭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為謀無智名無勇功唯聖時克此四六集句其可以為戲笑東坡表啟樂語中間有全句對皆得於自然游戲三昧非用意巧求也翟公巽謝對衣金帶表云謂臣有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其為越州以擅放稅降官謝表云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敢虞𣈆氏之危氣象渾厚亦可喜也王履道作大翁對煩傷麄疎

近世為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斯立為其父丞相歸葬謝啓云晚歲離騷魂竟招于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汪伯言罷相吕元直當國汪自辯殺陳少陽事吕令熊彦詩報啓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北人踰淮而南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為報書云念寇至君孰與守敢幸偷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槩舉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有小官為貴人客醉中

誤塗改貴人所為文明日皇恐以啓謝曰昨朝醉去巧兒作事拙兒嗔今日醒來大人不責小人過戚里高氏子選尚偽公主富貴鼎來偽主敗奪官不得占其家一錢或戲之云向來都尉恰如彌勒下生時此去閒人又到如來喫粥處可一笑也

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予曾問邵公濟合作何義曰猶俗語當家也當去聲予曰曾見法書異錄載王羲之與簡文書云下官此書甚合作聊願存之得非是乎

燕齊文宣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樊孝謙為銘陸卬

不知以為收合作也意與今所用不同殆非也然亦何

等語

寓簡卷五